

## 我對戴先生的一些回憶

黃少忠

我是民國三十一年參加軍統局工作的，記得當我到職不到兩天，醫務所所長就隨侍戴先生赴東南視察，我便代為負責醫務所的事。當時軍統局有兩個醫務所，分設於曾家岩與羅家灣，設備也很好，迨戴先生自東南視察返局後，戴先生遂向我垂詢有關醫療方面的情形，我曾經分析說：「本局官兵及眷屬人數衆多，往往一日之間有兩三人須要轉送醫院治療，而較好的公立醫院均設在鄉下，轉送費時，且時常因無空位可以容納，使病情拖延，誠非同志及眷屬之福，尤其本局工作特殊，同志身份皆屬祕密，為因送醫院治病而暴露，則影響實大，故建議於本局設立醫院，以彌救以上各種缺失。」

戴先生深表同意，於是指示草擬計劃呈核，不久，本局醫院便興建。戴先生對醫院設施亦親自檢查與垂詢，戴先生對同志生活之關心，實在令人敬佩。

戴先生對同志的健康非常注意，有一次主持週會曾對大家說：「我們應該尊重教師，因為我們的知識是由教師傳授來的，接受教師的教導，我們才能發揮智慧，担負革命工作。我們也應該尊重醫師，因為我們的身體由醫師保障健康，接受醫師的指導，我們才能增進體力，為國家效命。」

這兩句話，戴先生不僅指示同志們遵循，也是自己實踐的準則。所以戴先生的身體很健康，此為有目

共賭的事。我每次追隨戴先生出去視察，隨員都覺得太辛勞了，須要休息，唯獨戴先生精神奕奕，仍然繼續工作，以至深夜或凌晨。接見賓客、約談同志、批閱公文、開會等，毫無倦容，這是戴先生的健康異於常人。

戴先生患有鼻病，所以我時常爲戴先生打針、擦藥，每天約定的時刻，戴先生總是先我而至，從來未遲到，也未曾忘記過，這是戴先生的守時精神，實在爲常人所不及。而經過三年漫長的時間，戴先生均是如此，毫無間斷，戴先生的守信、有恆精神，誠令人嘆服。

有一次我隨侍戴先生赴貴陽視察，那時貴陽局勢很吃緊，日軍已侵佔獨山，沿路都是部隊向後方撤退，人心惶惶，秩序亦形混亂，唯獨戴先生臨危不亂，領導我們向貴陽進發，指揮我們留守於貴陽的部隊作戰，終於把日軍擊退，確保該地安全，扭轉西南方面的戰局，其功勞實在很大。這是戴先生的忠勇精神，從容應付危局，獲得成功的事例。

我曾跟隨戴先生三次出去視察。第一次是前往西北，在西安時，天氣很冷，十餘天的停留。戴先生很關心我們的生活，臨離西安，大家已上了飛機，戴先生看見我們都沒有戴帽子以避風寒，所以特別指示領隊王兆槐先生給我們每人買一頂帽子。戴先生對部屬之關懷，可說無微不至，我們隨侍戴先生身邊，覺得戴先生非常和藹。戴先生遇事有時徵詢我們的意見，往往多被接納，我們雖然無甚高見，但是戴先生在聽取時，表示很耐心，很樂意，也很嘉許，使我們感到非常親切、自然與感激。

於視察江西途中，戴先生發現玉山居民患瘧疾者甚衆，乃命我將所攜帶的藥品，悉數分發居民使用，又打電報回局請補給藥品前來應急。戴先生這種惻隱之心，凡受惠居民無不感戴。而戴先生日理萬機，於僕僕風塵之中，尙且體恤民困，解除疾苦，誠非大仁者不能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戴先生視察福建建甌，中美人土舉行聯歡，餐會中，有三十四位美國高級官員每人向戴先生各敬一杯酒，而戴先生也向他們分別各敬一杯酒。我們隨行人員都暗自爲戴先生流一把汗，認爲戴先生喝醉了，這個場面如何維持？而戴先生也確實喝醉了酒，但是，戴先生還是以其耐力，很鎮靜的把客人送走，使這項聚會圓滿結束，也使我們更加佩服戴先生的飲酒海量了。

戴先生乘座車，常坐在司機旁邊，有一次，在重慶甫上車落坐，即問司機道：「汽車下面的鋼板是不是剛換過？」司機答：「是。」足見戴先生的感覺特別銳敏，一件微小事物之變，其分辨分毫不差，這是天賦稟性，超於常人，有誰可與比擬？

我追隨戴先生期間，體會到戴先生的工作雖然很忙，睡眠時間很少，一日之間，視察、開會、會客、批閱公文，真是席不暇暖，但是，戴先生猶手不釋卷閱讀書籍。隨身攜帶者，以我所知，多爲「明史」。戴先生嘗對我說：「明史」確有諸多可以借鏡之處，故特別喜愛研讀。

總之，戴先生是一代完人，其精神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靈裏，我們只要能效法戴先生精神，朱毛奸匪定可早日殲滅，復國建國定可早日實現。